



女書

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

原作：高銀仙、義年華
編著：宮哲兵

herstory 她們的故事①



女書原作／高銀仙・義年華・胡池珠

編著／宮哲兵

編輯／鄭至慧・林秀英

發行人／李元貞

出版者／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部

地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三樓

電話／(〇二)三八九九七三〇・三三一九三六三

封面裝幀／李男

內文設計／何淑靜・鄭子娟・楊舞林

印刷／鶴立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八十年一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三七六一號

定價／精裝本一〇〇〇元 平裝本五〇〇元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一七一三七七—四號「婦女新知基金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精裝珍藏本印數 1000 本

由 1 至 1000 順序編號

這本是：_____號

H123
10



女書

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

原作：高銀仙、義年華
編著：宮哲兵

獻給全世界的女性

目錄

出版緣起

——女書結下好情意，萬里如花來共圓 鄭至慧

〇〇七

導論

——解讀女性文字的秘密 宮哲兵

〇一五

第一輯

驚豔（一九八二年發現）

胡玉秀探親書

〇六〇

三姑記

〇六六

祝英台唱本

一〇二

第二輯

豐收（一九八三年發現）

太平天國過永明

一二二

女書賣花女

一二八

蕭氏女

一六〇

白水何西靜自述

一七八

結交書

一九〇

義年華與胡池珠結交書

一九四

義年華致胡池珠書

二〇〇

義年華回胡池珠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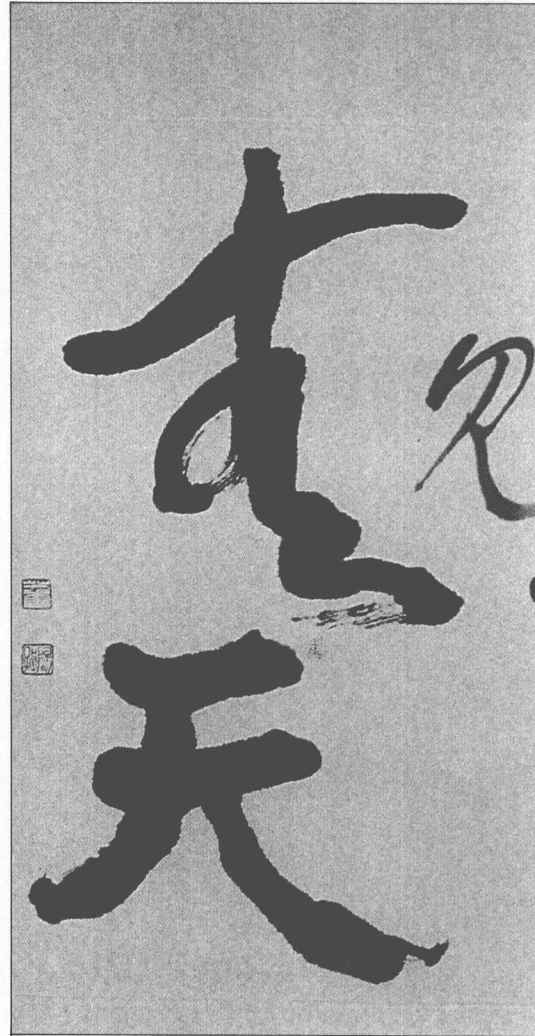
二〇四

胡池珠勸唐寶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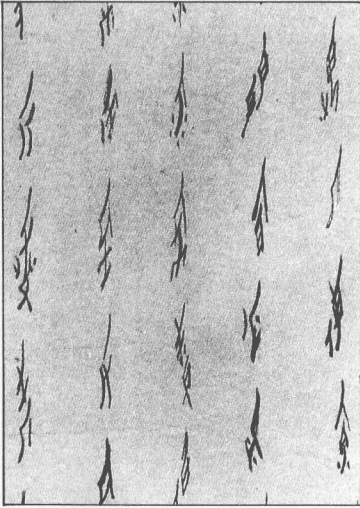
二二二

唐寶金回胡池珠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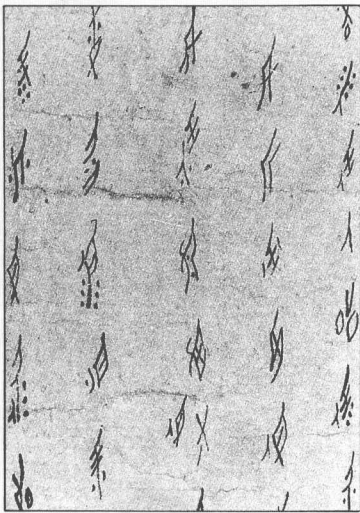
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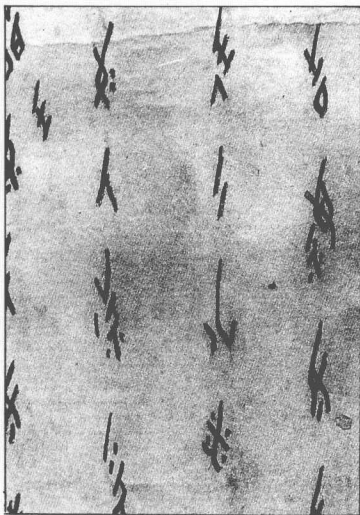
「女字」和「男字」（方塊漢字）不同。
女字自右上而左下呈長斜菱形。



女字最富特色的筆畫是她的「弧筆」，
弧度或大或小，變化多端。



女字筆畫中沒有漢字中的「橫筆形」，
但多斜筆形；豎筆形也很少。



女書責備歌	二二六
胡池珠訴苦書	二四二
蚊形字歌	二四六

第三輯

軼品（一九八五年發現）

河邊紫竹歌	二五〇
中日戰爭紀實歌	二五二
寡婦受苦歌	二五四
扇面七言書	二五八
扇面五言書	二六二
高銀仙致宮哲兵信	二六六

第四輯

傳情（一九八六年高銀仙寫）

我是高銀仙	二七〇
歌謠十四首	二七〇
當兵苦	二七八
十二節氣做媳難	二八〇
女行路難	二八四
十寶歌	二八四
羅氏女出嫁	二八六
三朝書五本	二八八
老庚訴情書	三一〇
高銀仙思鄉書	三一四

女書字編

宮哲兵、趙麗明



出版緣起

女書結下好情意，萬里如花來共園

●鄭至慧

一九八六年九月，記得是在一份英文報紙上，看到湖南省發現了一種婦女專用的文字，可能有幾百年歷史，字形有的像漢字，有的像古文字，有的純屬獨創。這篇報導十分簡短，我們從文中會意到這種文字應該叫做「女書」。

過了幾天，民生報上刊出了比較詳細的報導，說「女書」的家鄉是湖南省江永縣，只有婦女會寫會認，只用六百多個單詞（其實是單字）就能寫作，易學易記，母女相傳，最近才被發現。

這是解嚴、解除報禁、開放去大陸探親之前，大陸資訊傳播的典型模式——由外文報導而中文翻譯。然後，有關婦女的消息在限三大張的大報中擠入比較空閒的版面，我們編女性主義刊物的人細心巡遊到邊陲地帶，眼睛一亮，發現了寶貝。從古至今，創造過獨立書寫系統的民族或族群能有幾多？江永女書是女性的光榮。

同年十月號的《婦女新知》雜誌綜合上述兩篇新聞稿，盡可能詳細地介紹了女書。可惜我們連一張女書的照片也見不到，只知道她「筆畫纖細、字字傾斜」，內容多在訴說婦女的苦情，怨歎世道不平。當時臺灣知識界初開始接觸法國女性主義思潮，「只在父系論域的溝壑、矛盾或邊緣露面的『女性書寫』（female writing）」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力。不識漢字的江永縣婦女創造史無前例的女性文字來秘密通訊，知性身段最多的法國女性主義者追求女性書寫，這兩者之間會不會有某種跨越時空的呼應呢？如果能見到女書的真面目就好了。

一晃就是三年多，再也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資訊，但女書是那種女人一聽說就再也忘不掉的東西，她是過去的歷史（男人的故事）不能消音的異端，我們倒回去重建另一種歷史——女人的故事（herstory）時，終將在某處與女書碰面。

在與女書音信斷絕的這段時期中，臺灣的婦女在解嚴與婦運爭取得到的心理空間裡，努力尋找自己的書寫（發聲）方式與內容：現在想起來，我們也在寫女書——她的現代版。就像我們出版《女人最真實的聲音》一書，四十七個作者多數是和女書作者一樣平凡無名的女性，英雄、明星導向的歷史和商業體系必定會將她們除





名，我們卻以出版來凝鑄她們樸實無華的聲音。

同時，大陸與臺灣開始交流了。去年十一月，「婦女新知」的女性學研究者顧燕翎在香港參加一項研討會，結識了河南鄭州大學婦女學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江，兩岸婦女研究者首次正式接觸，約定今年三月再相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將組隊參加鄭州大學主辦的「中國婦女社會參與和發展研討會」。

十分湊巧，幾乎是在出發前夕，在今年三月號的《歷史月刊》上再度讀到有關女書的文章——〈中國發現的婦女字〉，文雖不長，而且仍然譯自外國刊物，但附有一個「婦女字舉隅」表，總算親眼得見神秘女書的形貌。現在的我自然已能指出表中有些字寫得不夠斜，有的字太胖，有的未能體現女字右高左低的特色。但當時除了興奮，只有贊歎與更強烈的好奇。傳說中，女書是女人自創來秘密通訊的工具。但她們說些什麼話呢？仍然不知道。真想快點進入她們的內心世界。

當時並不知道，鄭州的研討會將讓我們見到早在一九八二年就尋訪女書的學者宮哲兵，他是中南民族學院政法系副教授，要在會上發表有關女書的論文。事實上，我們對女書的發現經過一無所知，聽宮哲兵宣讀論文後，才了解女書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好幾次有機會為外界所知，卻因為她的邊陲性質（她是邊陲地區的邊陲族群——女性創造使用的文字），一再被忽視，幾度錯失進入世人視界的機會。至今女書的起源不可考，以往的江永縣志從無記載，無法知道她流傳了多久，我們又晚了多少年才知道有一群女人早就用女書來證明自己的創造力。

最起碼晚了三十年。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在江永縣文化館工作的周碩沂就彙集了一些女書資料，送到湖南省博物館後卻不再下文。一九五八年，一位不知名的江永縣婦女上北京尋親，問路時說話無人能懂；她改寫女書，依然無人能識，只存入了公安局的檔案。十年後，來了翻天覆地的文革，會寫女書的女人被視為妖女，收拾起她們用來結拜姐妹、訴請婆王保佑的女書，不再書寫。宮哲兵一九八二年初至江永縣探訪時，幾乎所有線索均已渙散。幸好高銀仙老太太還在，還有義年華、唐寶金……，她們都擅用女書寫作，是女書最後的傳人。現在，卻只有義年華還健

在了。我們選編的這本《女書》大量收存了她們的創作。

平時參加婦女學研討會，男性學者總是少數民族。看宮哲兵這樣的彪形大漢站在臺上講女書（那原是女人最私密的心意），更覺稀罕。後來和他慢慢相熟，知道他寧願翻山越嶺找別人未發現的謎題，不甘只在書齋裡皓首窮經。一九八二年，他去漢瑤雜居的湖南省西南部尋找瑤族世代相傳的失樂園——千家峒故地，聽當地人說兒時見過長輩婦女手拿寫有「女字」（當地婦女稱漢字為「男字」，顯示出漢字過去是對女人封閉的知識系統）的紙扇讀唱。他好奇心一起，一路追查，竟讓他闖入了女書的家鄉——江永縣上江墟鄉一帶。高銀仙、唐寶金等人歷經文革浪潮，仍然保有她們視為精神寄託的女書作品多件，如今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曾被誣指為妖術符咒的文字，不須再禁錮在箱底了。

從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女書作者在偏僻的鄉野自我噤聲，只在死前要求遵循傳統，焚燒女書陪葬，到陰間才能大聲吟誦姐妹深情的書信來解陽世的煩憂。但就在這十年間，從亞非到歐美，全球婦女正掀起第二波婦運，打破女人的百年沈默，說女人要現世的自由平等，也要歷史還女人公道與榮耀。

女書在一九八〇年代進入全世界的視野。她像活化石一樣，見證女人的創造力，鼓舞著向歷史尋根的全球婦女。但女書不止是歷史，她還活著。七、八十歲了，禁忌一去，高銀仙、義年華等人再度大量創作，多年的噤聲並未剝奪她們的創作力。可惜高銀仙來不及會見我們，每見她用顫巍而亨勻的字跡寫下「我是高銀仙……寫書（註：寫作）一些女文」，就感受到她因創作而顯現的作者氣概，再樸實也懾人。

宮哲兵最喜歡說高銀仙的故事。一九八六年，他曾接高銀仙到武昌，在他家住了一段時間。第一次離開農村，她童心大發，從火車到抽水馬桶，每樣事物都是她第一次所見，她都要細細觀察，一再觸摸。事實上，愛寫女書的女人都有童心未泯的特色，不知多少年來，才能像兒童暗傳字條一樣，絮絮寫個不休，不像男性傳統中的作家要擔心創作力枯竭、憂慮成敗。

高銀仙住在宮家，擺脫了自家家務的牽絆，更看得出她多麼熱愛女書，從早到晚寫作或讀誦不輟。本書的第四輯都是她在這段時間寫的新舊作品，女書部分的字跡也盡量採用她的手稿剪貼或描摹。維琴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一八八二—一九四一，美國女性主義作家）一定高興見到當高銀仙擁有「自己的屋子」（





A Room of One's Own, 吳爾芙論女作家處境的名作，說女人要成為作家，首先要先取得寫作的空間，如自己的書房（時，就寫下了極富創作自覺的詩句：「我在繡樓無別事，全部修書作文章。」）

聽高銀仙的故事時，鄭州的研討會已經結束。「婦女新知」的顧燕翎、成令方和我聽說宮哲兵藏有幾萬字譯好但大都尚未發表過的女書原稿，都想一睹究竟。剛好宮哲兵表示，大陸尚未有彙編女書原作成書的計劃，因此女書雖已發現經年，並且在國際女性學及文字學界廣受重視，但資料的流傳與研究還不夠廣泛及深入，大多數人只聞女書之名，未能一覽她的廬山真面目。宮哲兵表示，他願意將辛苦蒐集的珍貴原始資料交給「婦女新知」在台灣首先出版。當時，我們正在臺灣發排《女人最真實的聲音》，總結平凡婦女十年來從自覺到創作的體驗。女書無疑是另一批女人的真實聲音，在古老未知的年代就衝破了不識字女性的歷史性沈默，成為女人至高無上的集體榮耀。若能由「婦女新知」這樣的民間婦女團體來出版世界上第一本有關女書的專書，比由純學術機構來出版，自然更具意義。

於是我代表「婦女新知」，去到九小時車程之外的武昌，在高銀仙住過的宮哲兵家中，傳說中要「斜斜地念」才能讀懂的女字第一次展現在面前。先看最古老的布面書，疲軟的黑布封皮上，婦女手縫的絲線依然殷紅。女書作者「著書立說」的過程和以往的讀書人（男人）多麼不同，除了用筆，還要用針線來打扮、裝訂冊頁成書，這才叫從封面到底每一處都有先人的手澤。翻開來是泛黃的粗軟紙張，像用蘸墨不多的禿筆寫著柴瘦而不柔弱的字，疏朗有致，右高左低的筆畫使每一個字基本上呈斜菱形，筆畫相接之處多形成尖細的銳角，犀利帶英氣。每一跨頁的四角又有鮮紅的剪紙花樣。事實上，這些布面書包含了女性傳統技藝與衝破傳統的女書，而刺繡、剪紙也應看成另一種女書——傳統女人被允許使用來達意寄情的符號。

宮哲兵保存的女書布面書、繡花布帕、女書扇，乃至近年來新寫在筆記本上的女書為數眾多，短短兩天的停留幾乎無法盡覽。在武漢春寒的陰暗天色下，急急讀過幾萬字女書的漢譯，心情茫然如出入了一次時光隧道。在隧道彼端的女書世界裡

，曹國舅強逼賣花女做他的十夫人，蕭氏女望夫一十八載，祝英臺再淘氣勇敢還是得以死明志……但是且慢，在女性集體潛意識的幽閉苦難中，我看到光。這樣的詩句出現了：

錦繡文章達萬千，不信世間有奇文。

手捧女書仔細看，字字行行寫得清。

女人過去受壓迫，世間並無疼痛人。

只有女書做得好，一二從頭寫分明。

因為女人受盡苦，要憑女字訴苦情。

做出好多書紙扇，章章句句血淋淋。

好心之人拿起讀，無人不說好可憐；

鬼神若能拿起讀，未必讀了不傷心；

千戈若能拿起讀，擾得世上亂紛紛。

這究竟是「她們」說的話，還是「我們」說的？是我們在讀女書，還是女書反射了我們？這樣想時，其實我們與女書之間的時光隧道已不存在。女書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女人的傳記，她們的和我們的，以及世界各國的女性經驗匯聚在一起，女性整體面貌的異與同才得以彰顯。過去我們已出版過多本引介歐美思潮的書，近來更努力落實台灣本土的論述與創作。女書這種舉世唯一的文化現象無疑將為我們開另一扇窗。

事實上，女書一出，就已突破了漢字的傳統定義。女書是斜菱形字體，方塊漢字無法概括女書；女書又是表音文字，逸出了音意文字的傳統漢字框架。今後再要描述漢字，已不得不把女書包括在內，而修改漢字的定義。這充分證實了女性對文化的貢獻一旦被整合到男性中心的歷史中，就必然改寫歷史。

於是我開始和宮哲兵談出版的細節。他同意女書是人類共有的文化資產，出版等於將女書原始資料公諸於世，邀請更多的人來分享，從各種角度研究，探索她在文字學、方言文學、女性學方面的豐富價值。我也答應他回臺灣後建議婦女新知基





金會在臺灣編印出版。約定雙方簽約後，他即將一九八六年以前發現的女書資料約三萬字連同漢譯，再加〈女書字編〉及他撰寫的導論寄來臺灣。

和大陸合作出書，對婦女新知是新的經驗。更特殊的是，台灣一般只將大陸已出版的作品在台重新排印出版，罕有直接出版原始稿件的先例。我回臺灣後才發現，雙方郵件往來費時，一來一往動輒超過一個月。再加上兩岸未正式通郵，寄送稿件及照片毫無保障，且易遺失。更耽心的是通訊如此不便，即使稿件寄來，有不解或疑問時，如何查證？最後終於決定我方再去武昌一次，取得所有文稿圖片，在當地細校一次後帶回臺北。

八月初，再赴武漢，宮哲兵已將稿件理清一部分。由於女書是表音文字，一字可代表同音的許多字，確切的字義要靠上下文來決定，因此一字一詞的漢譯往往要再三推敲，他正在做重審漢譯的工作，作好一批，交給我一批。我再核對有無滯礙難解或語意不順之處。武漢是有名的火爐，三十八、九度的溽暑裡，我們或分頭趕工，或聚首討論，直到逼得他用眼過度，眼疾復發為止，他才略休息了一兩天，我也抽空去看湖北博物館的戰國時期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據考證女書的形體風格和楚文化的美學特徵遙遙呼應。回臺灣後閱讀中國刺繡史的書刊，發現有記載說：曾侯乙墓的刺繡已有幾何菱形紋，而他處尚無，或許又可由此切入，探討女書的造字源流及她與刺繡的關係。

宮哲兵的女書譯稿，大部分經高銀仙或其他以當地土話為母語的人核對過，但因為女書是方言文字，仍不免有辭意不明確之處，有時只能以漢字標音，另在註釋中說明。又如當地的親屬稱謂頗具地方特色，光看譯文有時無法立刻理解，也盡量在註釋中說明，但當地的親屬關係本身就是饒具興味的人類學研究課題。

歷經兩週，宮哲兵終於在八月下旬交清全部稿件，女書則和我一起回臺北。回臺後，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處理女書抄本的問題。臺灣好像還沒有人認識女書呢。

原先，宮哲兵和其他的人考慮到抄女書原文的困難，建議我們只照相刊出少數幾件女書作品，其他部分只登漢譯。但我們考慮到女書書寫的寶貴及原文的研究價

值，亟願讓每一篇作品都女、男字並刊。然而原稿有的已經過幾次轉抄、複寫或複印，污點甚多，不能直接攝影製版。幾經請益，為本書作美術設計的李男建議我們先把原稿複印放大一·五四倍，再用描圖紙蒙在上面，逐字照描，等製版時再縮回原寸，效果較好。不過，他說，這工程太浩大，如果讓他做，費用恐怕我們難以負荷。我和一起編輯此書的林秀英相視一笑，說：「這種事，婦女新知做得到。我們很窮，但是有人！」

九月初，我們大肆通告義工、朋友：「大家來抄女書！」許多人的反應是：「那是什麼？」一聽說她是獨一無二的女性專用文字，大概都興致勃勃地來了。有人路過或臨時來訪，我們也不放過。林秀英的名言是：「你不能不抄，否則就會在歷史中缺席。」大家看到這見所未見的古怪文字，也都願意抄一段。開始幾天真是門庭若市，攝影家簡扶育特地來拍下盛況，製作一篇名叫〈解讀中國女人的秘密〉的專文刊於十一月三日的聯合報上，又引起許多女性的興趣，想來學抄女書。

大夥兒一擁而上抄了一星期以後，問題叢生。首先，我們的鑑賞力提高了。原先是「有抄就好」，現在開始想要抄得美。臨摹過高銀仙、胡池珠等人的手蹟之後，再看宮哲兵初學女書時抄寫的稿件。覺得字體太方正，缺乏女書欹斜的韻味。重抄。另外，我們也發現初抄時，由於完全不識女書，常抄得形似而筆勢、結構不對，或筆畫交代不清（因為原稿複印後會糊掉），或兩個字接得太緊，易混淆其獨立性。等抄多了，楊瑛瑛和我已略識之無，為了力求正確而重抄的又有一大批。

三萬多字女書，沒有聘請專人抄寫，全靠熱心的女性義務完成，這份工作整整做了一個半月。報酬是什麼？抄得多的，識字也多；我們從用透明紙描，到可以「徒手抄」（僅看原稿就能寫），到會用女書寫句子、寫短短的文章。當初江永女書傳人學寫女書，過程恐怕也和我們神似吧。

現在《女書》就要出版了。最要感謝創作女書的江永縣婦女，留給全世界女人這麼獨特的文化寶藏，我們要效法她們的姐妹情誼。感謝宮哲兵編著女書資料，以及大陸上其他所有研究女書的學者，使女書瀕臨失傳時，能進入世界的視野。台灣女書法家董陽孜為本書撰寫女書書法作品，武漢的攝影工作者吳保河、李文斌義務為本書拍攝許多女書原件照片，使本書增色不少。最後要感謝臺灣所有抄過女書的姐妹，她們是：楊瑛瑛、余麗娜、林秀英、謝詠薇、林翠華、李瓊月、王小珍、曾昭媛、李岱穎、陳孟玫、曾惠敏、許淑霞、洪蘭欣、王瑞香、范情、顧燕翎、朱恩





伶、曹樹馨和其他許許多人。沒有她們，這本書一定是出不來的。

寫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導論

解讀女性文字的秘密

◎宮哲兵

一、神祕的起源

女書主要流行於湖南省南部的江永縣，東北與道縣相接，東南與江華瑤族自治縣交界，南面、西面與廣西接壤，面積一八一七平方公里。一九七九年，全縣共有漢族二〇四，五一七人，瑤、壯等少數民族二七，一三五人。

江永縣戰國時屬楚國的最南邊陲，秦代屬長沙郡和桂林郡交界之地。漢代時江永縣西南部屬蒼梧郡的謝沐縣，東北部屬零陵郡的營浦縣。隋朝時，謝沐、營浦合併為永陽縣，地處都龐嶺南麓。唐天寶元年，以永明嶺（今都龐嶺）定縣名，永陽縣改名為永明縣。至一九五五年，始改永明縣為江永縣。

江永縣地屬南嶺山脈的山地丘陵區，四周皆為高山峻嶺。東望海拔一八八二米的九嶷山。傳說九嶷山一帶（包括江永縣），為古三苗國疆域，舜滅三苗，受禪（即帝位），後來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史記五帝本紀》）。現九嶷山上的舜廟，也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歷史了。南接海拔一七七六米的萌渚嶺。萌渚嶺以南即是廣東省，與江永縣只是一山之隔。西、北緊緊地依傍着海拔二〇〇九米的都龐嶺。傳說，秦朝統一天下時，始皇遣王翦降百越，曾駐軍在都龐嶺上的將軍峰。又傳說秦始皇將六國貴族流放於都龐嶺南麓，趕出了「中國」。總之，漢代以前，都龐嶺以南便被認為是蠻夷之地了。

縣境內河水分東北、西南兩向傾流。桃水自西北向西南，在廣西注入桂江，屬

